正誼堂全書

口仁13
743
29

帝國圖書館藏書
門 石
號 743
卷 29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記

靜江府學記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
歷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於郊而熙寧中徙於郡城東南
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
浮屠廢宮實故始安郡治請於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
有以告於桂之士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
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〇日 購求

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閒必有不得而通者庶乎可以知人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爲之書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庳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

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枸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邵州復舊學記

慶歷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嶽右庾庳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敦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悽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子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攷也惟侯倡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閒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徙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學教授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洧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卽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某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

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
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
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埽應對進退之事
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閒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
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格物知至而仁義禮智
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
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
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

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
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
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
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閒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
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
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
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
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
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
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廷

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某不敏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

郴州學記

維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閒誦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於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才眾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筆習爲

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
意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爲士者豈可不思士
之所以爲士者果爲何事也哉榔故有學迫於城隅湫隘
不治知州事薛彥博通判州事盧過教授吳鎰始議遷改
因得浮屠廢宮江山在前高明爽塏迺徙而一新之郡之
士相與勸率以助資役甫踰時而迄成焉來屬某願有紀
某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
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
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
何爲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
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敘也降衷于民誰獨無是
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
而夫婦朋友之閒君臣之際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
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氣稟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
以處之不盡其道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
以爲憂而爲之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
人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嗚呼
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尚友講論問辯而於人倫之際審加
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
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雍睦之行興居鄉則禮遜廉

恥之俗成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二月

桂陽軍學記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洞貙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某嘗爲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眞交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蹇淺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詖淫不爲交采眩不爲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仁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閒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

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學之成乾道己丑歲三月也爲之者知軍事趙公瀚教授劉允迪也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爲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庳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仲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爲邦僻在海隅地近鹽而俗尚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爲建學者固欲其士之眾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開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爲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敎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不有所

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爲學之方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於學以俟淳熙四年甲午

雷州學記

盧陵戴君爲雷州之明年以書抵某曰雷之爲州窮服嶺而並南海士生其閒不得與中國先生長者接於聞見爲寡而其風聲氣習亦有未能遽變者某惟念所以善其俗宜莫先於學校而始至之日謁先聖祠則頹然在榛莽中用不敢遑寧乃度郡治之西有浮屠廢居撤其地少下而得山川之勝殿堂齋廡輪奐爽塏凡所以爲學宮者無一不具用錢一千萬既成則延其長老集其子弟而語之以學之故某之心亦庶幾其厭者願不鄙爲記以詔之予嘗觀孟子論王政其於學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以教之孝弟爲先也申云者朝夕講明之云耳蓋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故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孝弟其本也然則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盍亦反而思之

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溫夏
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實察存
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今
使雷之士講明孝弟之義於是學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
鄉則雷之俗其有不靡然而變者乎豈特可以善其鄉充
此志也放諸四海而準可也然則戴君之所以敎者宜莫
越於是矣乃書以寄之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雷州學記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
日以頹壞今焉葺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先生
嘗爲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
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題名具存故李侯
援以爲請然某幸得備帥事於此所當以風敎爲先務聞
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況李侯之言如此
哉嗟乎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閒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
下之正達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
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閒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
以爲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
之敎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埽應
對進退之閒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

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
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達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
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
閒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達所見日
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
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爲士
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己臨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有
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
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夫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閒視
其所爲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
爲而然至於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爲當然
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歟夫
後之爲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
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
李侯既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爲教者則又不
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雷
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事於洒埽應對之際
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
辨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名茁字叔茂長沙人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彥廣以書來言曰松滋之爲邑僻在大江之濱自兵戈以來其鄉廬邑居固不能以復舊而又重以水潦爲患淪墊遷徙之餘庶事大抵苟且而學校爲尤甚春秋奉祀幾無以障風雨青衿散處莫適所依六年之秋知縣事滕君琛始聚材陶瓦撤其故而更新之首嚴廟象備其彝器已而講肄棲息之所亦以次舉其明年彥廣實來親帥其士者而勸程之又擇其秀者而表厲之吟誦之聲藹如也今年秋復命匱工結密其地自廟而及門又加黝堊之飾於其棟宇用釋菜之禮以告其成自惟小邑寡民不敢爲勞費第積其力時而爲之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閒而後訖事願不鄙爲之記以風示邑之士庶幾有以作興焉某念今之爲邑者急於簿書期會之報詳於追胥督責之事則云舉其職矣有能慨然於荒寒僻遠之區留意教養如二君之相繼者豈不可貴哉而余君且將求其說以作興其人才顧雖文字荒陋有不得辭也則爲之說曰先王之教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爲教而明倫以孝弟爲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爲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躬行

是事默體是心充而達之不使私意閒於其閒親親之理
得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
試以諗於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乎誠能相與勸勉
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盡其道爲難而
學之不可以已也士之從事於此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
閭里小民亦將視效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
之習然則顧不美與嗟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
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遂書以寄之淳熙元
年正月

宜州學記

淳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
璧聞於朝曰璧清介豈弟願假守符俾牧遠民詔爲宜州
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爲州者日夜究
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
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之蓋積弊而後成廟宮
既嚴講肄有堂生師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歎息
誦詠伻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爲在邊
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故寡士亦何必汲汲爲某獨以爲
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
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爲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協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柔其夙膚其孰有不順況於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閒遠邇遠方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可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樂爲書之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潭州嶽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爲請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始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祕書於是書院之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已而遂廢乾道元年建安劉侯珙安撫河南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靖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悚然曰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迺屬州學教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未半歲而成大抵

悉還舊規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堂事之嚴徘徊不忍去喟而與之言曰侯之爲是舉也豈將使子羣居族譚但爲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爲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啓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閒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

或未知之耳惟先王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閒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鑿而不章而又有巧說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閒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閒有希世傑

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侯既屬某爲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爾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右承務郎直祕閣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某記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名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閒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

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始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恣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謁記某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茲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

永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有以發

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顧上曾公迪詣
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
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内翰公鄒侍郎公皆既建祠於學
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
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廬陵劉安
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
武岡弋陽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王像於先生諸孫得
之陳公命零陵宰慿陽高祈董其事而成之儈像儼然欄
楯周密既成屬某爲記某以晚生屢辭不獲敬誦所聞以
廣其意先生諱敦頤字茂叔春陵人歷官凡六遷至通判
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
獄所至力行其志晚以病匄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
旁名之曰濂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某嘗聞程公大中倅
南安先生爲獄掾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
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
先生唱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
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
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
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意

以此示人亦可謂深矣後之登斯祠者睹先生之儀容讀
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眞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
子之所樂者矣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韶州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
某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
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
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
感動焉迺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
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鑰
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某讀其書喟然而歎曰
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
不敢辭而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
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
耳攷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
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
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
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
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
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

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憪僞微瞹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某復以此繫於終焉詹詹君嚴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意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某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

學之所推非苟然也某嘗考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閎然而日章雖未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郎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瞻先生睟然之容而攷法其行事因先王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先生

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某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習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敎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敎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功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徧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某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

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眞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涪篤懇惻之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三先生祠記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某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旣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語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爲士者固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所信慕者蓋鮮閒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

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灘江爲無窮矣此某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瀏陽歸鴻閣寵山楊諫議畫像記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鑿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者其說一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侮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於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況公舊所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

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謂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某記之某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學者博觀載籍尙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爲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閒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其模範典刑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爲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於學宮其所開示學者尙論古人先於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蓋隆興癸未知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於東廡之北端後六年轉運副使任侯文薦判官苟侯燁又以邦人之請命祠胡公且從游公之祠爲東西室於堂上未畢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卒成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某爲記某生晚矣雖不及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

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也昔者竊聞之二程先生兄弟唱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醇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爲監察御史旋出守郡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湖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爲其鄉之先生哉今始以其模範典刑接於耳目而論之則郎夫建學而立祠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竦然於中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沂其師友之淵源郎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聖賢之門牆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爲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眞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於上下而不可掩功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爲之記若予者蓋祐祐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朋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爲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爲記其請厪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之道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

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問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盡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已物盡亦思之而有疑盡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輛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

夫弗措之爲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擴齋記

武夷胡廣仲扁其齋曰擴其友張某敢起古義以告曰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羣動惟物由乎其閒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胷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充無受爾汝之心而至於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怨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盡其心者也今廣仲將體夫知之

端以致其擴之之力其進也孰禦焉雖然世固有不樂狹陋而求以自擴者不流於放肆則將窮大而失其所居蓋彼不知其有本也吾所謂擴者天理之素而彼所謂擴者人欲之爲也學者又不可以不辨

敬齋記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閒學士大夫馳騖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汩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爲大學始終之要領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歸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紜轇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爲天地之心蓋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爲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

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必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爲之書

拙齋記

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爲之記予喟而歎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文采之術而聲名之求知術之滋而機巧之競爭先以相勝詭遇以幸得而俗以益薄士病於不拙也久矣頃者始見吾子望乎容止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辭吶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馳騖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爲則處己也介而接物也嚴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抑子之志如此而何以予之記爲雖然子之求於予也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抑以子之質之美予亦有望焉請試爲子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

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所爲進學之方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窃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億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輿非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爲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啓手足之際而後以爲知免一簣之未正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天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者吾子既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者吾子其率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輿爲標準而從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爲拘於有限而息乎無窮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隱齋記

予弟枸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某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於其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閒以自

培瀝敢請名寺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
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
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閒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
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
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
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
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
貴乎學者以其能愛人也嗟乎爲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
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
又有一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
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
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合
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
所繇墮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簸徹之
言不聞於吾耳哉併書之使刻寘於壁

困齋記

弋陽方君耕道謫居零陵其友廬陵胡君邦衡自海外以
書抵之曰公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
道矣耕道於是膈其齋曰困齋自號曰困叟其居閒而讀
易則謂之困交耕道可謂能尊其所聞矣在易之繫辭三

陳九卦意義深切至於困則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寡怨嗚呼聖人發明處困之義備盡於此其惠後世學者至矣是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我者無斯須而可離世之惑者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人力而强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居得則患失居失則覬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保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則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然惟知在我者禮義之安而行宜卽其他故其處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順義而已於人何尤而反諸其躬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勉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深切之時也如斯而後庶幾爲不負聖人之訓歟耕道往以直道忤權臣既而以非罪罹吏議方且責己自克好問不倦可謂知所處矣而邦衡以危言切論一貶嶺海近二十年窮經自樂浩然以歸其非有得於斯耶宜乎以此道相切勵也又聞橫渠先生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噫安知造物者不以是金玉耕道之德乎此豈特邦衡所望於耕道也耕道以記文見屬栻雖晚生念不爲無契是以不敢以固陋辭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戊申廣漢張

某記

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庭無雷隳以其閒暇闢堂爲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他日與客落之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成也子其爲我戴暢厥義某謝不敏一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爲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夫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爲之役而有所不給也君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古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蓬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若不知學其綱而徒簡之務將見失生於所忽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爲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析矣可不畏歟雖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閒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

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而無窮矣侯英邁不羣固已爲當世之望誠能夙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最哉侯曰然則請書以爲記以無忘子之言

仰止堂記

武夷宋子飛蓋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于瀟水之上留既越月方念無以答其意者子飛爲某曰某家有小堂面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爲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偉觀乎哉而某之爲記也亦豈復敘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意云耳噫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蓋歎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爲道論其極致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塗轍論語一書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

期爲完人其以是終其身豈不大惑歟故學莫强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而莫害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既以是名堂日游其閒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勿移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

同治五年重刻正誼堂全書　南軒集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鏞鼎丹覆校　福州潘炳年耀如　閩縣梁濟謙德隣分校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史論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

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閒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救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劫鄰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靳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

所以紓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受五龍夾
自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
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賈董奏篇其間議論孰得孰失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
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
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
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
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
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

切要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
著見不斷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斷乎徇名而其名隨
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
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
未至則亦以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
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
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教人
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

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欲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斑

斑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光武崇隱逸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

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
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
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
士豈不足以過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
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日擧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
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
名節之俗則其爲益固豈淺淺哉語曰擧逸民天下之人
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
歸之是天下之人擧歸之也豈非爲治之總要乎然嘗怪
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耶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
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
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
足辦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
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
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
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
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
矣豈不美哉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

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背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其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擊搏豪强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閒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

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溫嶠得失

溫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眞有母若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盖其天性不可已者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眞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

太眞不來江左則豈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皆親賊性命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固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太眞順每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心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尙論古人則可憾矣

說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子因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曰勿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幾其間不能以毫髮所謂非禮者非天之理故也苟非天理卽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無愛焉慮思力行由斯以及精

由著以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貴夫勉之勿舍而已

答問

答朱元晦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說意皆未究也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於甘盤之所得也故君奭篇稱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爲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爲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者事父兄事長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腳踏實地步步相應求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

踐履直是未嘗眞知耳使其眞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答朱元晦

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矣旋卽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答朱元晦

某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强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答胡季隨

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處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

競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爲名世之學乞楊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鼓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爲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澥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居議論以安石爲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爲哲廟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詬老而無識止緣崇寧曾有

遷都棄地之謀爲蔡京所逐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稱
道究其學問誠爲頗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
皇帝大有爲之日揷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爭論神
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
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
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
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
石專任己能排卻眾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
如范鎮呂誨范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
休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畏
天下之公論不恤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
京蔡卞合爲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埽除祖宗
法度五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
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卽位以來破拘攣之說埽末習
之蔽躬履素樸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
意者士大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
復忍聞之乎澥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
聰反以安石爲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說假公論以遂其

私情懷姦不忠榮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洞照讒慝
特賜睿斷罷澥諫職斥使居外儻臣所論未合聖慮臣亦
不敢復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爲妄言之戒冒犯天威
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
臣李光劄子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
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
學不明語道者不觀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
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
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
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
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
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闇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
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
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
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於建寧又刊於曲江於嚴陵今又

刊於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本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於
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
出哀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
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
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失先生所
以望於後人之意爲逾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
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
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
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於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
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
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
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
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
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三家昏喪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爲
五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敘而
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

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
是時人用於其中涵泳服習淳龐敦固蓋有不期而然者
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
日疏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澌滅風俗之所以不厚
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
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即昏喪祭三者而論之
幸而有如三公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所定雖有異
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是則未嘗不同
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橫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
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抑嘗謂禮之興
廢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即是書探玅而深思深思而力
行宗族相觀朋友相輔安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
妄意可助聖時善俗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
淳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符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乃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得先
生一語隨即記錄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者亦
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爲遠方學者模楷
故附志於兵部侍郎胡公銘詩之後使來者當有攷焉

跋希顏錄

某己卯之歲嘗裒集顏子言行爲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爲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爲一卷又附錄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

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爲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幷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非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

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
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
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
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是錄之所爲作也乾道
九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彖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
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
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
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
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
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
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
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請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
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
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
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
不察夫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
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閒所
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

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湘鄉周彖考鬼神之說凡夫子之所嘗言見於易禮傳魯論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子張子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合爲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某嘉其志因書於後

西漢蒙求跋

柳宗直輯西漢文類其兄司馬序其首有曰掇討磔裂攗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世謂宗直是書固足以傳遠抑有賴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東平侯彥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訓語協而比之他日過予求爲之序予謂侯君爲是書亦勤矣予烏能發之君家彥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求於子固將以求益也試言讀史之法可乎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

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盡進於斯而以餘事誦其言語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書於後

跋溫公繡座銘稟

蔓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蔓蔽消於內任賢則蔓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遍泰治所繇興也先正溫國公反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稟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凡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公隸筆也某來宜春公之元孫邁出以相示翻閱終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怛篤摯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沿邊弓箭手稟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束沿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幷州佐龐潁公時所具稟也其察微慮遠固本防患之意具備觀諸此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爲國御邊之良法矣

跋濂溪先生帖

右濂溪周先生二帖某來桂林適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攷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艮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艮輔實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皐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叅贍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卽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艮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書而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敢敬書於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徙義之勇任道之勁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間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苟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拯景仁以此刻相示蓋澗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實歐陽率更書溫公碑法是亦可寶云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懇懇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護漕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溼百川貫河來砥柱乃

中立誦詠斯言尚可想味公平生也

跋宇文中允傳

故曲水令宇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熙寧間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典郡之學今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利屈志道義爲鄉里重非特今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況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足以垂信於方來哉元祐修裕陵實錄時嘗爲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著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卞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盡黜姦臣之說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綿竹附郭之南有所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清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昔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爲縣令以字民爲職而扼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會中所欲言者爲書獻之天子則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與位則其於古人臣之事

豈不可望庶幾能之邪世衰道微仕者狃於習俗憧憧然以欲貴求富爲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風烈要當表而出之庶幾來者有所感動興起夫豈小補邪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列於後求某爲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爲僭越也

跋陳分寧傳

爲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頹廢於是而有能持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子實爲國家之先務也建炎中北虜所蹂踐及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卒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寧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歎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謹附志於左

跋鄭威愍事

鄭威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會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凜然可貴哉先公使川峽

時得公死時事爲詳某侍旁蓋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孫忱得復以始末見示輒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汝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卽摹本置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旣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卽其朱姓時從子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旣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爲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爲饗朱氏以公廕爲官者三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惇篤之意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

誠盛德哉淳熙元年六月旣望張某謹題

跋范文正公帖

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人誦歎之不足也

跋范文正公帖

右文正范公帖某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於桂林郡齋某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某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垂後法非德盛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來世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閱是軸喟然而歎曰嗟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型既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攷其行事以究其用又幸而得其字畫而藏之蓋將以想慕其誠敬之所存而亡有極也豈與尋常緘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況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寶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為從臣力主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惠姦為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為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

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恩恩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耶

跋王介甫帖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雪川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爲戒讀斯言懍懍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

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閒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閒也眞可畏可仰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伏節伏義不辱其先某頃在儀曹嘗上公節惠應謚法今獲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風沸零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於身哉

跋張侍郎帖

右侍郎張公政和閒與成正賈公手帖所論陝西鐵錢事使人歎息蓋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之者益以近利爲急一時觀望逢迎起毛舉至於無法之不變而無法之不壞陝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

於細微蓋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淳熙乙未歲末盡三日

賀州別駕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責沈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爲歉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實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爲之跋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反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徙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可以爲後世師法建康留守劉公得眞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敎獨恐遠方之士艱於得見乃復刻於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廣漢張某謹志

跋李泰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辭氣凜凜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亦足想見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爲丈人行今觀書

辭所以相與蓋甚篤至前輩憂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斂衽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某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顧乃區區樂講於其說獨何歟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

書相公親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跋尚憲帖

尚公之所以告其知己者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當爾

邪公之沒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眞其說流遁熏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所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虛爲戒其不受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敬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置於窗壁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浹洽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昧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臭穢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蘭若故爲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荒郊中時得塼甓皆爲鸞鳳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蔽於榛莽臥於泥池者尚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讎敵魚肉惟恐不及亦其理與勢宜然今湘岸有淫祠江中有誓洲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爲蠻觸祇足以發千載之一噱寺之西祔禊亭下臨湖光擧目平遠自爲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

氏爲汙也

同治五年重刊福州府學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福州倪　琪粹卿分校
福州周梅初秀庚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銘

囷乎齋銘

趙郡李東老結茅於江南楊之曰囷乎求予爲銘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木溪流其閒地偏而趣幽子將以是爲囷乎東老蚤從名士游詩法甚高方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子將以是爲囷乎以予觀之殆不然也

嗚呼囷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

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艮齋銘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予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

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凶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思慮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其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眾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緊我小子懼弗克立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敬齋銘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闢室於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爲之銘以廣公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頴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心

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
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
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唯
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
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
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復卦之義以初爻爲重於畫爲陽於義爲善於人蓋君子
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爲休復四應於初故爲獨復而三之
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
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
可見以初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體順而居中
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日吉日
亨矣而獨曰无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
故爲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
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於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
儆戒之意也爲之銘曰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雖存毫釐之閒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潭州右司理之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名之以恕而爲之詞曰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罷止象著義經所存易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慝靡詭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蒙齋銘

番陽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於再三予未有以言也他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爲之辭曰

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

而理敦過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覩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虛舟齋銘

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遁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申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則又爲之銘

心本虛理則貫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通險可濟孚豚魚實天地曷臻茲在克己去其窒斯虛矣

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爲銘以勉之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詎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公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買書五十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置於其中使學者得以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爲之名曰傳心之閣而敷又以書請銘於廣漢張某某竊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考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羣聖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萬目皆覩嗚呼盛矣某愚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意命名之說洗心拜手敘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惟聖有作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

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宇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爲之銘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亹亹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讀書樓銘

醴陵丁忌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爲羣從講習之所敬求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我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曷予暨嗟我學者當知讀書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嗟我學者當知讀書

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於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煒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於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蔡軒石銘

張子銘蔡軒之石於以出入觀省焉

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詰言式循爾東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係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勤銘於石用做爾慵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洎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周敦頤璞銘

靡飾於外含章在中以時發舒翰墨之功君子觀象於以蓄德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箴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於坐右且以誌同志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

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於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爲箴以告之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是之聞則爲無益語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

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
易諭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
弗貴而況末俗亂論俚辭囂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
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
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易終
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
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睹者幾大綱既得

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
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濂溪先生贊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大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贊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于湖畫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耆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

無迹惟其胷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積達四出雖然此固
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
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耶己丑夏廣漢
張某書於湘中館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於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
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
則非天命日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脈絡該通曷其
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則無害敬立義集
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觀虎丘劍池有言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
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
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墓表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惟建州崇安胡氏至文定公而始大其上世皆居里中文
定公宦游荆楚歲久皇考宣義公淵沒葬於荆門紹興初
因徙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實從仲曰安止仕爲朝奉郎
生子實字廣仲是爲君君雖生晚不及親受文定之教而

自幼敏茂氣識異於常兒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
五峯先生宏察其質之美也從容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爲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待之所以爲聖
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君拱而作曰某不敏固竊
有志乎此願有以詔之先生嘉其志樂以告語君雖素羸
多疾而矻矻自力不肯寘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先生之沒
君獨念前賢淪落且懼緒業荒墮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孜
孜訪友惟恐不逮講辨反復以求至當議論貴決白不爲
含糊模棱態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內外無不敬愛之
或訾其所以致此則曰家道之失和平皆由小知自私害

之吾一以公心惻怛居其間故無事耳始朝奉公沒時幼
子寓僅垂髫君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輕財好施意氣豁然
舅之子貧無所依君收養之終身以至族姻之不能自振
者賴君區處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親朋
有過盡言不隱雖甚愚窒不忍棄必反復開導至其以非
意相犯則恬不與較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說尤患末
俗統系淆亂每舉昔人滅鄫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
忠厚爲學謹於人倫貴實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
抵如此早以門蔭補將仕郎殆二紀約居恬然不急仕
進近歲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簿亦未上也乾

道九年秋因事至湘陰得疾堅病在腰股閒醫者誤以快藥下之則益甚亟歸舊廬以十月庚辰沒於正寢享年三十有八娶黃氏知鄂州抗之女子男二人大同大有皆幼一女才及笄君之沒士之識君者莫不爲德門惜君之賢至其所居鄉里之細民亦曰何善人之不壽也予與君交幾十五年志意相合歲時會遇與夫書尺往來無非以講論切磋爲事則予之惜君又豈常情可比哉嗟夫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是二者抑學者之所甚病也數年以來瞷君熟矣蓋務實趨本自反於卑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予是以知其所造將不可量也孰謂天之降年止於斯耶學力而未極其成才高而未著於用予之所深痛也予豈不知修短之有命耶是歲十二月癸酉葬於衡山縣雲密峯之東從其先君之兆其友同郡吳翼以狀來求表墓明年乃克爲之淳熙改元九月戊申述

教授魏元履墓表

故台州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熹既爲之志以內諸隧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表於墓某雖聞元履之風而未及識獨時以書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

而得者又聞元履將沒若以此屬於子則於孝伯之請反之於心誠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淡之舊名挺之後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行今爲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名隱德不耀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嘗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元履自幼立志不羣方是時建寧多儒先長者元履始入郡庠事籍溪胡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徧從諸長者游聞又適四方所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丈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亦日著其爲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治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尤所諳究爲文章長於議論善談說聽者無倦其居家孝友恂恂謹喪祭重禮法於親黨鄰死字孤雖貧極其力而爲之其居鄉遇歲饑則爲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爲之移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葬其親者請富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者亦以千計其有不舉子者則爲文以告戒之細民亦多爲之感動其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望尊重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諼大抵其爲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游江湖閒過衢客郡守章傑之家會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公且希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

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爲義類如此元履
兩以鄉擧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應辰知建州
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復爲時相所尼不得召居數
歲詔擧遺逸轉運判官苟公曄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
以鄉人所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相陳公俊卿實當
國也元履辭既不獲乾道四年十二月用布衣入見條當
世之務首論修德爲立政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爲言
以謂恢復之道要必以是數者爲先上奬歎開納勞問移
晷翼日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異時學
官多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亦不復省學事元履就職則
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屋有弊壞弗支者亟請於朝而
葺之其春釋奠於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
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郤說亂天下不當祠而河南程氏
兄弟唱明絕學以訓方來其功爲大請論奏屏去王安石
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爲允它日又白太學之教豈
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行尚經術其次猶當使之通習
世務以備官使皆不聽元履念上恩厚言雖不見用未忍
去也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相以下無敢
救正指陳者懷不自已每抗疏力言之至於三四不報則
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病之遂因元履之請予告

使歸既行則罷爲台州州學教授五年六月也元履歸而喟然曰幸得遇明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効報萬一當益自勉而已舊榜其書室曰艮齋至是曰處其間紬繹舊學將求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游者亦不之拒而元履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溷我招其友朱君熹至則盡以終事爲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沒於正寢年五十八娶劉氏同郡徵士勉之兄女先十九年卒再娶虞氏子男二人孝伯長國學進士孝聞尚幼所爲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於家嗟乎習俗之弊久矣惟一己之便利是圖而

其他有不遑卹也若元履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眾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而世或以近名訾之抑昌黎韓子所謂怠與忌者非邪雖然使元履而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於是而已邪子是以歎惜而書之淳熙元年五月戊申廣漢張某述

附錄

像贊

宋朱熹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

秋亳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佐佐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文

宋朱熹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蔓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楮州今十五年予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遁嚴嶺顯晦殊跡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獻欷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干駕之弗反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疾手遺疏以納

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
懍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
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
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
以爲訃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六日丁亥具位朱某竊
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
於極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
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
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
兄胎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
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
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參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
往反者幾十餘年未有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
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
固已洞然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
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稍狹而迂滯
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
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

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
心予亦見際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開以就其書
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
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地下也聞兄
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

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

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
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
昏夫尊賢而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

天理之自然也比小人嬖君子趨惡而違善此習之而不
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行於里閈蓋有盜
賊斂干戈而過其閭者烈婦毅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
祠宇以奉之者是孰使之天實爲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
訖孔至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帝而下
上下之間莫有任此責者至於我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創
平肇造之初人心之善芽蘖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
而發聖賢之祕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中興以
來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人心南軒先生張氏文公
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弁如

日之升如江漢之沛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皆知其賢譬之景星麟鳳不以爲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有祠宇崇尚嚴潔足以啓人之敬仰百世之閒儒風彬彬豈無自而然獨金陵天禧之側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實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夕思維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講求乎尊君救時之策朋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闡百聖而不違通萬世以無媿是軒也豈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就傾圮甚而春時爲游宴之所杲昨贅江淮幕猶扃閉空閒未至若今之狠藉心竊念之告之長而莫我聽近冒闖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殆不可舉目於是命工治葺內外整齊繪先生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尚想道誼人亡道在如將見之興起良知有躍然不自已者嗚呼閭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者之責尚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辭曰孟氏曰違吾道曰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焉而疵韓董揚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德雨太和陶薰篤生鉅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鳴中興伊昔宣公講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奚未百年棟宇推傾今我來斯載瞻載嘆亟命匠氏斬然一新有隆斯堂鏘鏘其門像圖維肖奠安妥神遂使先師不窘暑寒牢醴

時薦觴豆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礲石琢詞以告後人
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杲記

嚴州三先生祠記

君子之相天下必本於學所謂學者何哉惟精惟一伊傅
周召聞諸堯舜而以相乎殷周者是也慨自世教衰士有
如管仲者出挾其小器以規利於諸侯諸侯之相適無知
學者而仲因得以行其志由是士大夫慕焉其世愈下其
名愈聞權謀功利之習遂以深錮不復知有學而獨一二
不得位之君子相與探精一之旨於殘編斷簡之間以淑
其身以教諸人而論者因以理學歸之蓋其說公矣然其
後也遂以是學爲不得位者之私物而相天下者專以業
稱則又豈知學之與業名雖殊而實則一使業本於學則
業卽學也使業不本於學則業亦非也而顧析而二之其
無乃惑歟由漢至於宋稱名相者今可數矣然以予言之
若文正范公者非諸人所能望也何也中庸一書堯舜孔
子所以曠百世相授受者也當其未經程氏之表章而公
則首擧以告橫渠張子至其體諸身者言必本於仁義志
每存乎先憂凡有所爲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則不敢必非有見於精一之旨能之乎然則公相業之隆
本於學者也非諸人所能望也顧在作宋史者既不知推

本公之學而世亦習其說而未之思故有舉程氏朱氏以及其徒若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稱之曰理學則相與信之如舉文正公以列於理學之林未有不疑者也蓋學與業其義鬱而不明久矣文正公在明道中以司諫貶知嚴州後乾道初宣公以直祕閣起知嚴州事而時成公實爲郡博士至今徵文獻者宗之然獨文正有祠未有合宣公成公而祀焉者也嘉靖己未文正公聞孫學憲君行部至嚴有事祠下既屬韓守叔陽葺除其頹漏喟然曰我文正公非徒以相業稱者也遂奉公主居中左宣右成略其位而題之曰三先生祠來請予記予幼有志於學竊嘗討論而識其大端因爲發文正公之學以見其同於成公宣公而得並稱先生者如此使韓守刻諸石用告夫教學者焉學憲君名惟一辛丑進士韓丁未進士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華亭徐階記

同治五年嘉平月福州使院重雕宋版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長樂鄭鴻鈞石村分校
長樂鄭鴻輝和宇分校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七終